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中國尾聲：霸權、帝國與後殖民想像的間隙

The China Coda: Hegemons, Empires and Gaps in a Postcolonial Imaginary

doi:10.6752/JCS.201512_(21).0008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王智明(Chih-ming Wang)

頁數/Page：206-22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08](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中國尾聲：霸權、帝國與後殖民想像的間隙

The China Coda:

Hegemons, Empires and Gaps in a Postcolonial Imaginary

林玉玲¹著

Shirley Geok-Lin Lim

王智明²譯

Chih-ming Wang

記憶即生活。它總是由活著的人們揹負，因而處在永恆演進的狀態。它受制於記得與忘卻的辯證，不會意識到接踵而至的各種變形，並任人使用與操控。它長時間處於沈靜，有時候又突然活躍了起來。歷史總是對消逝之物的再造，既不完整，且有問題。記憶總是屬於我們的時代，並與永恆當下締結了活生生的牽絆；歷史是過去的一種再現。

皮爾諾拉，《記憶之場：共和國》，xix

（引自於霍布斯邦，《帝國的時代：1875-1914》）³

1 林玉玲，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英文系榮譽退休教授，香港大學講座教授。

電子信箱：slim@english.ucsb.edu

我感謝傅士珍邀請我參加2014年在臺灣新竹舉辦的亞美研究暑期研習營。這篇文章就是針對研習營主題「再思帝國」而寫的。我也感謝張瓊惠和王智明邀請我修改後投稿，以及馮品佳、單德興和許多臺灣同仁對我的支持。這篇文章的草成，來自我對自己以「亞裔」公共知識分子的身分，在美國的脈絡中介入去殖民、民族主義、「種族」與性別問題的思考。本文的英文原稿已發表於Concentric 41.1(2015/03)。

2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電子信箱：wchim@sinica.edu.tw

3 霍布斯邦引用這段話作為他書中導論章節〈序曲〉的第一個序言。這段話

作為單純的作者，而非學者或批評家，我發現我的回憶錄《月白的臉》⁴通常是讀者最為熟悉的。或許讀者並未發覺，但是隨著時間過去，我愈來愈能看到自己不同作品裡的空白、錯誤與缺漏；在我看來，這些空白可能根本地改變我作品所代表的意義，尤其是關於我自己——出生於大英帝國的領地，然後由許多評論者視為帝國的美國所模塑，並成為其住民——成長經歷在心理、政治與社會的層面上的想法。要討論我作品裡的帝國主題，是一件我至今尚未能夠在大腦結構中注意到的工作，遑論至今的書寫，而這或許正是我寫作這份初稿的原因，要透過批判書寫的行動去發掘這些間隙、缺角與錯誤。

讓我從我知道的入手。我的家鄉馬六甲，曾為大英帝國的屬地，這是確切無疑的歷史事實；馬六甲的蘇丹，在葡萄牙軍隊於1511年奪下馬六甲後，就消失了；殖民領主幾次改朝換代之後，1824年馬六甲被讓渡給了英國。作為在馬六甲長大的小孩，我對父母親在「大英屬地」保有自己的認同一事感到特別驕傲，畢竟身為英國海峽三大殖民地之一，⁵馬六甲的殖民地身分要到1946年才消失。但是，如我在《月白的臉》裡提到的，我們家族在馬六甲落戶生根的時代，大英帝國已在崩解；如同臺灣和菲律賓一樣，殘暴的日本當時也在馬來亞打造帝國勢力：

在英屬海峽殖民地的昇平時期的結婚，母親根本沒有時間去學習如何信任他。1941年12月8日，他們第一個兒子出生之

超乎我所能企及的，以更精確而典雅的方式表述了許多我賴以思考的想法和理論。我之所以引用霍氏引用諾拉的這段話，是想要向這兩位思想家致意，他們對經驗過的記憶與歷史的關係有著聰慧的認識，既頌揚了個人記憶的重要，也問題化了歷史的作用，因為歷史，相對於記憶，往往被視為有知識基礎的他者。他們的立場形成了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

4 譯註：《月白的臉》（張瓊惠譯，臺北：麥田，2001），原文為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乃是1996年美國書卷獎的得獎作品。該書有兩個版本，分別在北美與新加坡出版。北美版本的副標題是「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新加坡版本的副標題則是「娘惹女性主義者的回憶錄」。這兩個不同的標題相當程度反映了作者身分的多元位置以及她的華人／南洋／亞裔身分在不同文化與地理脈絡中的複雜性。中譯採用的是北美的版本。本文中引文的譯法沿用張譯。

5 譯註：英屬海峽三大殖民地為：馬六甲、檳城以及新加坡。

後才幾個月，日本的皇軍部隊就在馬六甲半島東北邊、無人防守的沙灘上登陸。數千名穿著綠色軍服的日本士兵，騎著快捷的腳踏車，攜著手榴彈和火力快速的武器，打從英國鋪設的道路南下，一路上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很快就佔領了哥打峇魯、檳城、吉隆坡、馬六甲、柔佛州等地，最後是新加坡，大英帝國還曾經誇耀過那是牢不可破的要塞。經過十個星期的驚慌恐懼，最後殖民地的英國總督投降了，並同意將英國皇家部隊自半島全數撤離。皇家海軍為數眾多，他們駛離新加坡港口，將英國的行政長官和家屬全數撤離、轉而停駐澳洲，非常不光榮。（林玉玲 2001：83〔英文版：37〕）

曾受帝國野心壓迫的人都知道，這也是我的回憶錄試圖再現的，帝國，儘管偉人追求、哲人提倡，卻是由如我雙親般的平凡人生所承擔起來的。

1969年，在五一三種族暴動⁶背叛了多元種族與多元文化國家的理想後，我深感幻滅而離開了獨立的馬來西亞。我來到美國，並自此獲得美國公民的新身分。在美國，我緊緊抓住新興亞美論述中的任何可能性，來搶救我早已破碎的心理。在英國殖民教育下成長的我，到了十歲時，英語早已無可救藥地成為我賴以閱讀、說話、書寫的語言。我是毫無愧疚的英語追求者與愛好者。我的回憶錄敘述了一場幾乎無縫的遷移，從一個英語帝國到另一個，而所謂的改變似乎只是無關輕重的細節——巧克力從凱百利牌(Cadbury's)換成了賀喜牌(Hershey's)，顏色這個字從加上一個“u”到少去一個“u”，句號從引號內移到引號外——而這些細節並不是內在認同改變的符號。這樣看似無縫的轉換，可能與馬來與華人社會文化連繫的崩解以及西方文化在其上的置入相關。這是一個在我父母時代已然顯著的過程——父親在家是個公子哥兒，在由儒家思想把關的社會中長大，卻一心追求西方

6 譯註：1969年5月10日，馬來西亞舉行了第三屆全國大選。選舉結果，執政的聯盟政府得票率低於一半，而反對勢力則超過了一半。隔日，反對勢力在首都吉隆坡集結，舉行勝利大遊行。此舉激怒了首相東姑為首的聯盟政府及其支持者。5月13日馬華公會宣布退出內閣後，在吉隆坡各地爆發了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種族衝突，致使政府宣布戒嚴以維持秩序，是為五一三事件。這個事件是馬來西亞民主政治的一大挫敗，其間的衝突與政治下的壓迫，也在馬來西亞華人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創傷。

的流行文化(81)。而我，則是一個年輕、想要成就高遠的英語學者，在大英母國牛劍學程的指導下成長。這是一個根除取代幾乎完全成功的過程：「我們成長的環境一直強迫我們要學習英語，然而彷彿像是要讓我們無話可用似的，這個制度又一再提醒我們：我們使用的語言並不屬於我們。英國籍的老師一方面否定我們學習華語、馬來語或是印度語的正當性，一方面又要我們明白：他們只是把英語借我們使用，我們不過是學舌之人，充其量只能囫圇吞棗」(201)。在以前的論文中，我已談過自己對這個殖民語言的關係與反思，即一個小孩想要掌握其權力並將之納為己用的決心，並且透過分析這個語言因素，來解釋自己面對中國以及馬來認同的種種麻煩。

這些語言使用上的落差，不能標示我在回憶錄裡所描述的英美帝國，看似拼湊、實則雕琢的存在狀態。相反地，在我有關中華帝國的過去與現在的自我敘述裡，英美帝國實屬不被看見，甚至是不可見的他者政治性存在。我開始對自己與中國的往來採取批判檢視的態度，從我的馬來西亞族裔血緣認同和家庭／社群的融入開始——這兩者若不是在我移住美國後被拋在腦後，就是未經檢視。畢竟，自1405年起，在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沿著馬六甲河往上航行前的一世紀左右，鄭和就曾在馬六甲數度停留。許多關於明朝皇帝與馬六甲蘇丹之間朝貢交換的歷史紀錄，也記載著中國皇帝乃是治理東南亞大陸與群島的領主們所共同認可的宗主。對當時還是小孩的我來說，在華人山丘（因十六世紀以來，華人在此丘埋葬先祖，而得其名，又稱三保山）下的漢麗寶井⁷及其左近的廟宇（三伯公廟）乃是鄭和來訪馬六甲的物證，那不只是華人傳奇而已，更是具體實質的領土。

雖然在馬六甲土生土長，作為海外華人，我童年的中國性體驗主

7 譯註：根據馬來傳說，漢麗寶是鄭和下西洋後，下嫁給馬來蘇丹的明朝公主。傳說，漢麗寶公主帶了五百隨從，乘坐豪華寶船來到馬六甲，聲勢浩大，光彩奪目。蘇丹曼速沙在馬六甲劃出小山一座，為漢麗寶建築宮殿居所。這座山就取名為「三保山」。如今宮殿不存，三保山成為華人墓園。漢麗寶為曼速沙生了兩個兒子，她在一次宮廷政變中，為了保護丈夫而犧牲。她的兩個兒子則成為土生華人的先祖。

要來自家族結構，其統整性不亞於任何童年有限生活的任何經驗。但是相對於馬六甲小孩日常習見的家族稱謂、拜拜、準備食物、維繫信仰等等生活常俗，英國殖民治理的顛覆性、破壞性、非比尋常的高壓與種族暴力，擊垮了這樣的華人／中國認同。⁸

1951年，也就是我六歲上小學之前，陪伴我長大的就是這些華裔匪盜、不法之徒的故事。在《海峽時報》裡，充斥著英國殖民者、華裔商賈、村莊頭目、純樸的農夫或橡膠園主被殺的報導。

.....

我學會了去憎恨華裔共黨，憎恨那些面孔與我父親、伯叔類似的人。《海峽時報》經常刊載這些人的照片，用斗大的字列出這些可鄙人士的華文姓名：萊特、劉一帆、劉堯、陳平。有一些華裔馬來人是國民黨員，也就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馬來西亞華人]，⁹還有一些是共產黨員，也就是主張爭取國家主權的馬來西亞華人；我無法辨識這兩種人。雖然國民黨和共產黨互相攻擊，他們一律被描繪成異族，與土生華人對立，因為他們都看不起土生華人，認為一旦土生華人不講華語以後，就墮落了、失去身為華人的資格。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看到說華語的人就心生懼怕，因為英國教育告訴我他們是叛黨，既野蠻又殘忍。身為一個馬來亞的孩子，我瞭解華人等於沙豬。（87〔英文版：39-40〕）

對此加諸於被殖民主體身上的破壞，如法農(Frant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 1967[1952])和《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3[1961])中所論述的，我的批判自我意識來得如此之遲，但這樣的認識在二十世紀的去殖民時期已經相當普遍。即令是當年的新加坡總理，務實的獨裁領袖李光耀，也在憶及他早年作為哈利李的身分時感到自己幾乎是被「去種族化」了，

8 譯註：英文的“Chinese”一詞可譯為華人或中國人，兩者雖有文化上的疊合，作為政治認同，意義卻不相同。在本文討論的馬華離散的脈絡中，“Chinese identity”也因此展現為兩個相關、卻未必相屬的華人認同與中國認同：前者是對自身文化與血脈的認可，而後者則表現為對現實中，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的接受與反應。在這篇文章裡，作者對自身“Chinese identity”的認識與接受，充滿辯證與不確定性，故以兩者並陳的方式翻譯之。

9 譯註：張瓊惠的原譯是「華裔馬來人」，這個譯法雖是“Chinese Malaysian”的直譯，但與馬來西亞華人的自我認同有所落差，故於此更正。

而得要有意識地去恢復他的中華文化根源。¹⁰在英屬東亞殖民社會裡，去種族化的在地人會被嘲諷為「白色的東方紳士」(WOGs)。在美國，亞裔主體——例如 ABC，即在語言、社會與文化上已同化於美國主流文化的美生華人——也被嘲諷為黃皮白底的香蕉。對以華語為中心的移民世代，即湯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在《女戰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和《金山勇士》(*China Men*, 1980)裡所描寫的父母親們，也常說自己的孩子是內裡空空的「竹心」。移民後裔的認同核心——表現在傳統語言、儀俗與日常生活慣習維繫上的中國性/亞裔性——已被移除清空了。但是這樣的失去儘管令人惋惜，仍可以透過母語教學和文化實踐的再啟動來挽救與恢復，例如參加新年的舞獅活動和婚禮的吃茶儀式等（像李光耀就學會了中文，並強調所有的新加坡華人都該以中文為母語）。

但是，恢復認同是一個含混的話題，如果我們認識到恢復或是回歸根源（不論是生命源初、文化根源、母語、母國、或是先祖）都是不可能，且早已失敗了的方案的話。作為一個全然去種族化的馬六甲主體，我被剝奪了華語，並拒絕了被視為共產主義恐怖分子的華人，我的書寫因而經常處理華人根源的懷舊與反感之間的艱難辯證。這個根源有時候會被暗喻為具體的先祖空間。在詩作〈根源〉（“The Source”）裡，我就直接討論了這樣的反感：

中國是一個我尚未研究的根源
雖然她／他一直在那兒
像是母親，記憶裡的父親。
中國是太過濃稠的乳汁

10 英語作為殖民語言，帶有異國與顛覆的價值觀，因而有害於傳統文化連繫而遭譴責，這樣的觀點在早年的民族主義與去殖民主義者身上普遍流傳。例如，戈碧納深(S. Gopinathan)就引用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1972年的發言，指出：「保存傳統價值的失敗將導致新加坡人變得完全的失去文化而失落，以致於失去了一個值得建立的社會或國家，更不要說保護它了」（引自Gopinathan 1997：5）。戈碧納深指出，「語言與文化的連繫，可欲與不可欲文化的連繫，都來自一個觀點：即將文化視為內建於語言，由族裔團體所獨特擁有的高尚傳統」（4）。

airiti

讓人噎著。嘔吐。像是臭豆腐
的味道。廟裡的和尚
呢喃著沒有意義的經文
女人教女人什麼
是對是錯，而他們幾乎
總是搞錯。世界的中心，一大陀
無人滿意的崩壞，
那是在馬六甲的中國，一個格格不入，呆滯的
國家，而我是它格格不入的小孩
野生又耳背，殘障而狂野
(Lim 2002b: 36)¹¹

不過，在一首更早的詩〈拜訪馬六甲〉(“Visiting Malacca”)裡，我把祖父在荷蘭街(Heeren Street)上的祖屋當成了源生地，對自己在失去根源的慾望與逸離根源之間的悲歎，有較為曖昧的表達：

有人住在那幢老屋裡：
金葉鑿邊裝飾著門圍。
黑色的木梯仍然挺立
而風如苗條女郎的手臂
朝樓上逸去
這就像是我記得的，
但又不是那幢屋，不是這麼空無，乾淨
有人刷掉了沙岩方磚，並把它換成紅色。
大理石的庭院仍沾著雨跡，
但它尚未倒成廢墟。
野草還沒在屋頂扎根，也
還沒穿過祖父買的花磚，
來自中國，成堆閃著光芒的花磚。

有人保存了這幢老屋。
它不再在幽暗中滲著鴉片香
或有孩童奔跑著擠入
通道。那口井早已闔上，
月窗亦已栓緊。
某些中國的感覺仍在，
儘管先祖早就不在。
我夢到了這幢老屋。
那夢像是樹汁流出
盈滿了傷口：我失去了
安適歸鄉的能力。
醒著，尋找失去的表親，
我夢到了崩壞的意義，
並為什麼也沒尋著而感到開心。

(Lim 1980: 93)

商賈的住居是華商成功與失敗的意象，並被視為女性的空間，它是私人的避風港，可供休息，滿盈著歡迎，並且是由父祖的力量所創造出來的。詩中的敘事者強調，那個空間仍然存在，儘管如今住在裡頭的是另一個家庭；它是無毀的證詞，證明華人的過去仍然堅實地存在。如果，一如馬克思對現代主義的著名批判，一切都將化為煙燼，那麼這座住居可以說是抵抗了現代主義的入侵，即令原來的主人早就不知去向。往訪的詩人，尋獵著「失去的表親」，卻因為沒有找到廢墟或表親而感到寬慰。不同於直覺的感受，失去其實是容易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它能让主體進入到其他的領域裡，而其失去則可透過物質文化，那尚未毀壞的建築——即是敘事裡祖父從中國運來的木梯和「成堆閃著光芒」的磁磚——的保留所平衡。因此，「某些中國的感覺仍在，儘管先祖早就不在」。因為對某些殘留的中國感覺感到安慰，所以敘事者可以忍住悲傷，並轉向追尋失去的表親。這些閃亮的磁磚在我的想像力裡佔據極大的份量，他們使得我對「馬六甲中國」的懷舊具有厚度與實感，而我在1980年代將他們成堆地運回加州。在

荷蘭街進行街容更新的時候，這些老磚就堆在路邊商家的牆邊，並在雞場街(Jonker Street)的二手商店裡以極低的價格出售。從中國到馬六甲再到加州，這是一條時間與空間的垂直軸線，而這些磁磚，就像是我的回憶錄，意味深濃：那帶著家神與灶神——象徵祖靈——的行動，展演著「海外華人」的身分認同。¹²

不過，就在幾個月前，我必須修改這個我任記憶與慾望所建立起來的敘述。7月在葡萄牙旅行的時候，我發現了磁磚和他們的歷史是如此鮮明且核心於葡萄牙的民族文化：在葡語裡，磁磚叫作“azulejos”，五個世紀以來，他們普遍地被運用在教堂、家居建築、宮殿與各式的公共空間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將裝飾性的磁磚帶至拉丁美洲和亞洲的殖民地去使用。當我參觀里斯本的國立磁磚博物館時，我很驚訝地發現，博物館展出的磁磚，其花紋與顏色，與我在荷蘭街上看到的，包括我老家用的磁磚，非常相似。會不會這些成堆閃著光芒的磁磚，其實來自葡萄牙，而不是中國？或是來自中國的某個窯廠，專門仿造十六世紀來到馬六甲的葡萄牙磁磚？如果這些磁磚並非來自中國，而是見證了葡萄牙帝國不同的物質文化和歷史的話，我認為這將根本地改變這首詩的視野，將中國從作為認同根源的建構，改變為由失誤記憶與歷史所造成的錯誤重建，以批判宣稱中國性的力量與急迫，成為在後殖民想像中對其他存在的關鍵性抹消。

如果我的離散馬來西亞華人故事，已在中國與英國文化的不適當辯證中有所處理了的話（歷史上來說，就中英兩國與馬六甲的關係來說，這兩個都是帝國），那麼這會如何重新理論化我的華人／中國認同，並任其作為我英美帝國主體化的尾聲呢？帝國幽靈的暗喻繼

12 在《躁動的帝國：從乾隆到鄧小平的中國與世界》(2012)中，歷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寫道：海外華人「以前和現在，不論時代好壞，黏合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216)。相對而言，今天離開中國的華人移民通常被視為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者，而非民族主義者。容我借用王愛華(Aihwa Ong, 1993)備受歡迎的名詞「彈性公民權」，這些華人移民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尋找「機會主義式的公民身分」。因此，上海研究公司胡潤百富所發表的報告顯示，「中國富人——即具有超過一千六百萬美金資產的人——當中有64%，要不是正在移民，就是正在計畫移民中。」(Browne 2014)。

airiti

續困擾著後殖民修辭，部分是因為它是如此容易而有效地暗示著，過去的生命已經過去，但透過固著於死亡的持續性能量，仍驚懼、威脅與脅迫生者及我們現在與未來的意義系統，對存活著的主體想像產生著作用。從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帝國規模縮小成爲一個如今無傷大雅，僅供體育與禮貌性聚會的鬆散聯邦，英國數十年來已不再是個帝國，儘管它的全球與跨國財務狀態讓它得以施展超越自身規模的力量。隨著冷戰結束，全球地緣政治的敘事再次複述美國是唯一強權的神話。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美國的帝國野心，形成了自治州的聯合政體——它是由從西班牙和墨西哥（新墨西哥州、德州、加州、波多黎各）、法國（路易斯安那州）與俄國（阿拉斯加）奪來的土地，及其海權宰制可及的遠方島嶼領土（菲律賓、夏威夷、古巴等）所組成的。這個事實無從抵賴，除非是惡意否認、逃避責任，或因為其他不理性與病態的原因。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巨石：美國帝國的興起與衰敗》(*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中指出，美國是一個「獨特的帝國」，一個拒絕承認自身在全球現實中的強權規模，並負擔起相應責任的帝國。佛格森認爲，美國正踩著大英帝國的腳步前進(2005)。正如他在另一本書《帝國：大英世界秩序的興衰及對世界強權的啓示》(*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裡提到的，英國和美國是自由帝國(liberal empires)。¹³佛格森尤其強調古典帝國與英語自由帝國的差異：前者是透過軍事侵略，取代傳統與在地的社會和統治，並將中央集權的政府與經濟體制強加其上，而建立起來的；後者對軟實力的運用則超過了對硬實力的仰賴(2002)。法國哲學家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的國家機器理論，說明了主體如何被國家的力量所召喚，而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的跨國流動理論則解釋了想法、資本、勞動力等的跨境交換與交流。這兩位思想家都指出了軟實力得

13 米希拉(Pankaj Mishra)2011年在《倫敦書評》上發表了一篇尖銳的文字，批評佛格森的書表述了對西方帝國歷史及意識形態的懷念。這個觀點在我看來是無可辯駁的，儘管米希拉爲了指出佛格森對西方帝國惡行的選擇性誤讀，在骨子裡是充滿種族歧視一事，向佛格森的致歉。

以施展的操作性結構。而普世流通的全球化自由市場，法治與代議政府等想法，不只由軟實力所支撐著，本身就參與了軟實力的運作並成爲其產品。在我看來，佛格森堅持將美國視爲帝國，反而忽視了美國作爲民族國家及其地緣政治實踐之間的張力，前者建立了個人權利的重要性，而後者則對應著其他的民族與國家，其歷史上展現爲美國的帝國論述，軍事布署與國會決議等行動。1900年10月15日，馬克吐溫（在紐約的《國際先驅論壇報》¹⁴上）發文，抗議巴黎和會於西班牙—美國戰爭結束將菲律賓交給美國的決定：「我理解到了我們無意解放，而是想要征服菲律賓的人民。我們到那裡去是爲了征服，而不是救贖……我是個反帝國主義者。我反對老鷹任其鷹爪肆虐他地。」(Mark Twain 1900)馬克吐溫的反帝國主張如今是美國的既成理念，左翼與許多保守自由派都會同意他的想法(Zwick 2008)。或許，佛格森支持美利堅帝國主義的立場之所以受到尊重，部分是因爲他不是作爲美國人，而是作爲大英帝國的後代，來發言的。

理解美國目前如何重新協商地緣政治，對我們轉向考慮中國如何嘗試進行類似的協商會有幫助。透過放棄領土佔領，亦即拒絕在美國領土之外設立殖民地，美國至今接受了時間更勝於空間的想法，來結構自己的地緣政治權力。隨著速度至上的新科技的到來，對固定場域的空間的佔有逐漸顯得次要，因爲佔有空間需要軍事控制與治理，很快就會像腫瘤一樣佔據帝國機器。相對地，軟實力的有效性及其運作意味著霸權的力量。¹⁵美國是一個霸權，可能也將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霸權。¹⁶然而，中國目前的地緣政治再協商，卻顯得對其軟實力

14 譯註：此報全名爲*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於1887年班奈特(James Gordon Bennett)於巴黎創立，2002年被《紐約時報》併購，並於2013年整合爲《國際紐約時報》。

15 「軟實力」的說法是奈伊(Joseph Nye)提出來的，以解釋二十世紀的美國。奈伊認爲，軟實力是「透過吸引而非強迫或購買而能得其所願」的能力。「當我們的政策在他人眼裡看起來是合宜而正當的時候，我們的軟實力就會增強」(2004: x)。美國具有透過非脅迫性、但介入性的外交政策、文化商品以及社會文化特色，去說服、吸納、影響他人的能力，現在數以百萬的各地人民想要移居美國的這個事實上可爲其證明。

16 使用軟實力並不意味著美國就不是霸權。維基百科解釋了霸權原來在希臘

airiti

的效力缺乏信心（儘管中國已花了數以百億的經費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學院），並想藉著搶佔領土迎頭趕上，恢復幾世紀前的帝國榮景。¹⁷ 中國在1911年從一老大帝國變為年輕共和國，前後不過百年，但其帝國文明已有千年歷史。我們可以說，帝國存在於中國歷史的基因裡，因而很難將它從中國的認同中切離。儘管中國現在是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存在，就像是越南、泰國和新加坡一樣，但是中國作為一個領土廣大的帝國，這個想法仍深植於中國的政治意識當中，並在現實中緊握著西藏、蒙古以及其他的外緣地區，尤其是臺灣，不放。

因此，作為海外華人，我愈來愈意識到任何對於歸屬中國的厚望，任何對於中國過往的懷念，任何與中國的知識交往，很可能透過重建歷史的方式被挪用，以建立帝國，而非國家。當前的中國政府集中注意在重新敘述自己的帝國歷史，以合法化其領土宣稱，好在地緣周邊的軍事空間展現硬實力，因此它也試圖納入離散華人的前導歷史——容我在此任意使用艾略特的詩句——以突出其帝國過去的廢

文脈絡中的意思：是一種間接的政府形式與帝國宰制，使得擁有霸權的領導國家可以透過「暗示的權力——武力威脅，而不是直接的軍事力量」來統治周邊臣服的政體。關於霸權的當代觀點則泰半引自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他注意到宰制的資產階級為構成其政治力量，採用了文化體制的方式，而不是訴諸暴力或是明顯的強迫；他們的力量來自於取得工人的同意。不同於帝國傳統想像的軍事化權力，某些民族國家可以透過文化霸權的策略，對其他的民族國家取得類似的影響與經濟宰制。

- 17 向波(David Shambaugh)在《中國走向全球：部分的權力》(*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主張，中國對軟實力的運用反映了其對該概念的錯誤認識：「軟實力不是用這種方式打造出來的，而是贏來的」(267)。最近歐洲、美國和加拿大關於孔子學院的種種爭議，顯示向波的主張是對的。見布朗(Browne 2014)的說法：「關於校園內孔子學院的激烈辯論正在美國的學術圈內爆發。孔子學院是由中國政府補助支持，在美國校園內提供中文課程，並在文化層面上表達對中國的正面評價。評論家認為孔子學院威脅了學術獨立；支持者則認為它們提供了除此之外無以獲得的語言訓練，其實很有價值。六月，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介入了這個爭議，並建議美國大學，除非可以取得對孔子學院『完全的掌握』，否則應『中止合作』」。「今年暑假，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發出一封公開信，要求美國大學斷絕與孔子學院的往來，以修訂兩邊的合作協議。聯合會表示，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的一部分，它們可以不顧學術自由』。」(Ramzy 2014)

墟。¹⁸在這些記載著中國在東南亞水域和島嶼所有權主張的地圖上，這些主張正透過戰艦巡弋、新型航母、鑽油探勘、駐軍與海洋工事進行著。而推動這些領土主張的硬實力需要透過那些可能包括了懷念祖國故事的紀錄與歷史，來合理化。作為從東南亞移往它處的華人對於失去歸屬的集體敘事，「懷舊」不僅擁有故事的力量，更具有歷史的力量，那是足以為帝國重新取得時間，以合理化當前的領土佔奪——即宣稱取回失去的過去與殖民地——的力量。

這類挪用的可能性令人困擾，並在我於1999年短暫移居香港時變得明顯。當時香港甫才回歸兩年，而我去香港的部分原因，是為了追尋我祖父母從中國移往南洋的路徑。在〈護照〉(“Passport”)這首詩裡，我這麼寫道：

現在才抵達
這個天國，
我不進去。
即使現在他們活在漁船上的甲板
在亞伯丁，一度無名，
非塞爾特，水中一嶼
安全更勝岸上。引向陸地
兒女們忘了東風
和北方。某處，祖父
通過了，尋找南洋。

18 根據海頓(Bill Hayton)，「中國『無可爭辯的主權』的傳說，早已深植各代中國孩子的心裡……整個國家獲得了錯誤的教育，認為是中國人發現了南中國海的島嶼，並予之命名……事實上，並沒有可信的證據支持這樣的主張。然而，這樣的歷史虛構威脅了亞洲的和平與安全，並提供了中美鬥爭的全球性舞台」。海頓認為，這些「國恥的地圖」預設了中國目前的領土主張可以涵蓋以前曾向中國進貢的附屬地，即韓半島、俄國的大片領域、中亞、喜馬拉雅山脈以及絕大部分的東南亞。就中國目前的處理來說，現在的地圖與以前帝國時代的地圖大為不同。一個中國政府的委員會在1935年將南中國海上的島嶼重新命名；而延著南中國海所畫出的想像性虛線，如今則成為被用以合法化中國領土宣稱的「U形線」或「九段線」，此線將80%的南中國海及其間島嶼都劃歸為中國所有。(Hayton 2014)

家裡的一個女人等待著
拼湊的中國帆船來充填。

我倒退走進中國
那兒的人長得都像我
沒有人會訝異。我的護照
聲明我不屬此處，只是忌
我的好運。無語，少了
中國的舌頭，我記得
祖父的手掌，祖母的淚水。
在銅鑼灣，十萬個
表親同我走在一起，十萬個
兄弟姐妹。

(Lim 2002a: 7-8)

以重新澄清過的視野來看待自己對帝國的懷念，包括對中華帝國的過去與現在，並置和對照錯誤的記憶，予以重新理解，再讀一遍，我感覺到這首詩展現出，我的批判與理論地圖業已模糊。那可能被視為根源認同的指認時刻，可以被重新理解為根源斷裂的指認時刻：

……某處
祖父通過了，尋找南洋。
家裡的一個女人等待著

(Lim 2002a: 9-12)

是斷裂——通過，等待航行——描述了這首詩先祖認同想像的性格。不論第二詩節是如何宣告的——「我倒退走進中國／那兒的人長得都像我」——根源從來不曾固著不變。作為根源的中國，不拘一地，不可座落，而總是在變化之中；無可固著，它是一個移動的標的。先祖們在移動的過程裡，目的地在前方，領土的歸屬仍在未定之天。

於是，在香港的時候，我對中國先祖根源的概念——在我的故事中不斷重覆的概念——愈發感到強烈的不自在。我旅居香港兩年寫的

詩——如〈綻放〉(“Blossoming”)——都試圖去區分作為帝國的中國，與作為歷史人民概念的中國之間的差別，前者對身為美國公民的我而言，是無法產生自我認同的，而後者則是我所分享，乃至相信的，生物性後裔認同：

〈綻放〉

我的身體綻放著淤青
紅與藍，和香港印幣般大
或是像點心蝦餃那般的形狀。一丸凸起
在我被咬的地方。點點紅
與藍，一個剝開的芋，在兩週時間
的最後，好像意外隨時要發生，我撐住
從凌晨一點到五點半，盯著
荒寒之霧如生棉絲絲散去
從南丫島，長洲，大嶼山；
以及北邊的真正的中國。我擔心
這個中國，無視於對異鄉人的
疏離，而他們的生活是我
故事的素材。我們如何取得
一個又一個的身分，吞下
身分與歷史，以解救我們
從失去的感染與掠奪的
國家中超脫？在這城市，講英文的蚊子
叮咬，硬塊傷痕就留在那兒了，即……
即使我不認為暴力
正在眼所不及之處發生，
即使我就坐在這裡，安全無虞，在錯誤的一邊
在邊界的另一邊。

(Lim 2002b: 38)

進入中國香港，在這裡帶有身體暴力的象徵性意涵。長期具有

發生意外的傾向，敘事者身體上的淤青象徵著華人香港的認同——蝦餃，香港印幣。這首詩，一如〈護照〉，意識到香港認同一分為二的特性。要進入真正的中國，她必須要穿過在邊界錯誤一邊的另一個中國，但是恐懼不讓她進入她嘲諷名之的「天國」。第一首詩想像的，數以十萬在銅鑼灣與詩人同行的表親們，在這裡不見了。這首詩拒絕了生物性的後裔認同；中國的中國人是「看不見的疏離的陌生人」。當她想要認受這個華人／中國認同的時候，敘事者連說故事的能力也失去了，她只能被迫吞下，視為己出。這首詩指出，這個華人／中國後裔身分的範示不過是個虛構，是一個透過不斷重覆訴說而取得力量的幻象。

我試圖用大爆炸的理論謬誤來理解這個幻象。一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華人，是因為後裔的存在。就像是大爆炸一樣，你可以跨過時間，通過歷代的先祖，以抵達這個生物性後裔的源始時刻，去溯源這個認同。但是，很清楚地，當我們將大爆炸理論運用到生物性後裔的認識時，我們大概無可避免地得要回到走出非洲、賜生大地的人類先祖。如果中國性因此不只是生物性的遺傳，那它是什麼？有這麼一個文明的DNA可以將華人和非華人區辨開來嗎？還是說，「中國人／華人」乃是一個政治建構，是一個團體的帝國創造，即漢族，那個手握霸權不減，至今仍具有意識型態穩定性和重量的團體的創造？也就是說，「中國／華人性」乃是一個意識型態，而不是民族，它甚至不是生物性遺傳的認同。這個意識型態的認知與存在讓我在香港備感不適。¹⁹

〈綻放〉指出了許多香港公民現在的理解，以及香港人抗議行動所代表的意義，即他們的認同與意識型態中國／華人性的切離，以及另一種香港認同的建構過程。儘管中國可以憑著硬實力佔據香港這個空間，

19 初成這篇文章後，我讀到史書美的〈華語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在這篇文章裡，史書美討論的許多想法，與我詩中所表述的相同：「作為強權的中國雄起或許到現在才迫使我們重新爬梳關於帝國與後殖民性的既有論述，但是中國自十八世紀中葉征服西邊的廣大土地開始，就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帝國了。這段歷史被隱去不見，因為兩個未被注意的執念：西方帝國壓倒其他帝國的執著，以及西方帝國主義下中國作為受害者的強大論述」（Shih 2011: 709）。

但即使經過五十年鬆散的「一國兩制」，它也無法殖民現在的香港。

作為結論，這一切究竟意味著什麼？如果我不斷告訴自己的，關於後殖民主體性的故事，不過是片面的，例如擷取與描述葡萄牙海洋帝國在我童年時早已淪為陳跡的吉光片羽，或是滋養我童年幻想的葡國修女鬼魂，他們都脫胎於駐守馬六甲的前進部隊，如今依然在千年歐式古蹟——那幢當年市府公僕鎮日辦公的建築——裡遊盪。（是的，這是我青春期前告訴自己的故事之一，為的是回應後殖民伊比利半島的悠閒，那是如馬奎斯這樣的作家後來精彩考掘的素材。）

我信步爬上聖保羅山，來到已成廢墟的教堂「我們山丘上的女士」，這是葡萄牙船長柯霍(Duarte Coelho)所建的教堂，來探訪空空如也的墳墓。大家都曉得那兒應該躺著耶穌會教士聖方濟(St. Francis Xavier)的軀體。據說，他的屍體放在那兒幾個月後，很神奇地絲毫未損，回到了印度哥亞。在馬六甲，斯里蘭卡的荷蘭天主教徒，虔誠的柏尼(Bonney)家族的保護下，我受洗為天主教徒，每週到聖彼得教堂參加主日彌撒。馬六甲的聖彼得教堂，是我去年7月在葡萄牙看到的許多地區的教堂的縮小版。葡萄牙帝國這物質的、文化的，乃至於靈魂上的影響，塑造了我的感性，就像它曾是，至今也仍是馬六甲葡裔混血社群的精神寄託，而這群人繼續說著一種名為**克里斯堂(Kristang)**的中世紀葡語，他們的菜餚充滿了以馬鈴薯為主食的葡國風味，他們的歐洲基督教認同就印刻在他們的名字裡：John Machado, Elaine Fonseca, James D'Souza, Mary Da Silva, Joan Gomez, Catherine Cruz。

一種認同的生物性遺傳理論或許能夠解釋葡國元素在我童年生活、自我的想像經驗以及後殖民論述裡的缺席。認同理論，是由脅迫與主體的反抗所刻意建構起來的，它是隨機的、臨時的，不是本質的東西，而是經驗性的存在。這樣的理論，如我持續介入批判的，也檢視著這個我曾稱之為家的另一帝國，是如何被置放的。這個批評範式因此不會將我的後殖民回憶，描繪成馬來西亞、英國和美國之間的三角關係，而會是一張羊皮紙。但它不是一張記載殖民交會如何均勻相疊的羊皮紙，而是一張殖民歷史交雜、互不取消掩蓋的畫布。它不均勻的表面反映的是一種同時性的觀視角度，可以隨觀察者的轉移看到

不同的形狀、形式、質地、部分與碎片。

在這樣一張羊皮紙上，愈來愈明顯的是，「馬六甲的中國」，就像英美文化一樣，既是文明霸權，也是帝國歷史的潛在幽魂，而這縷幽魂如今仍展現著活力：中國堅持，過去的帝國榮景不過是當前地緣政治的序曲；在空間優先的壓迫下，時間不再有意義，這也使得明朝在西沙與南沙群島的主權於今仍然有效。假如，像湯亭亭在《第五和平書》(*The Fifth Book of Peace*, 2003)裡指出的，華人就像是緞帶草坪，其廣大而無形的根盤穿越大陸與世紀彼此串連，那麼在後殖民時代的所有主體，也都被廣大的帝國歷史所串連，並於當世裂解成爲全球化的跨國關係。中國（或許還包括俄羅斯）似乎想要獨自抵抗這樣的發展（如英國2014年9月面對蘇格蘭獨立公投時嘗試要做的一樣）：這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裂解，民族國家，而非帝國，都將被包裹在這樣的跨國母體當中。²⁰

引用書目

- Appadurai, Arjun. 1990, 2011.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Cultural Theory: An Anthology*. Ed. Imre Szeman, Timothy Kaposy, pp. 204-222. Wiley & Sons: West Sussex.
- Browne, Andrew. 2014. "The Great Chinese Exodus," <http://m.asia.wsj.com/articles/the-great-chinese-exodus-1408120906?mobile=y> (August 15, 2014 12:41 p.m.)

20 這篇文章無意要忽視、原諒美國的帝國歷史與現在，或是爲其開脫，因爲那歷史造成了夏威夷、菲律賓和其他地方與美國本土數以百萬計的傷亡，以及對地球能源、礦物與物資的超限消費。在《衰敗與敗亡：二十一世紀美國的帝國終結與民主未來》(*Decline and Fall: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21st Century America*)，葛里爾(John Michael Greer)指出，「全世界有百分之五的人口住在美國，但他們使用的能源卻佔全球的四分之一，物資與工業產品的消費量則佔了三分之一」(4)。葛里爾還指出，「美國在境外擁有超過五百個軍事基地，它每年的軍事支出大約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國家每年軍事預算的總和」(5)。不過，這篇文章的焦點是要反省我對自身華人身份以及中國對一般稱之爲「海外華人」的召喚。這樣的關懷源自於我對其他認同形成過程的關注，以及對當前中國帝國政治的警惕。

- Fanon, Franz. 1952,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Grove Press: New York.
- . 1963, 2004.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Grove Press: New York.
- Ferguson, Niall. 2002.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Penguin: London.
- . 2005.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Penguin: New York.
- Gopinathan, S.C. 1997.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 Connecting the national, regional and the global." in *AER: The Aus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24(1): 1-12. https://repository.nie.edu.sg/bitstream/10497/.../Commentary-15-1_a.pdf (November 1, 2014).
- Greer, John Michael. 2014. *Decline and Fall: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21st Century Americ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Gabriola Island.
- Hayton, Bill. 2014. "China's False Memory Syndrome," in *Prospect*, July 10,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world/chinas-false-memory-syndrome> (November 1, 2014)
- Hobsbawm, Eric. 1987, 1989.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First Vintage Books: New York.
- Kingston, Maxine Hong, 2003. *The Fifth Book of Peace*. First Vintag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ew York.
- Lefebvre, Henri. 1992.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Oxford.
- Lim, Shirley Geok-lin. 1996.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Feminist Press: New York.
- [中譯本] 林玉玲著，張瓊惠譯。2001。《月白的臉》。臺北：麥田。
- . 1980. "Visiting Malacca," in *Crossing the Peninsula & Other Poems*, pp. 93. Heinemann: Kuala Lumpur.
- . 2002a. *A Gathering of Poems from Pok Fu Lam: A Moment of Understanding*. New Writing: Gambier.
- . 2002b. "Passport," "The Source," "Blossoming," in *Walking Backwards: New Poems*, pp. 35-36; 38. West End Press: Albuquerque.
- Mishra, Pankaj. 2011. "Watch this man,"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3(21): 10-12.

- Nye, Joseph.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New York.
- Ong, Aihwa. 1993. "On the Edge of Empires: Flexible Citizenship Among Chinese in Diaspora," in *Positions* 1(3): 745-778.
- Ramzy, Austin. 2014/10/30, "Toronto School District Cancels Plans for Confucius Institute," *New York Times*.
- Shambaugh, David. 2013.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Shih, Shui-mei. 2011.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in *PMLA* 126(3):709-718.
- Twain, Mark. 1900. "An Anti-Imperialist." in *New York Herald*. HistoryWiz.
<http://www.historywiz.com/primarysources/marktwain-imperialism.htm>
- Westad, Odd Arne. 2012. *Restless Empire: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 The Bodley Head: London.
- Zwick, Jim and Tracy Wuster. 2008. "Confronting Imperialism: Essays on Mark Twain and 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in *The Mark Twain Annual* 6: 121-124. Article Stable URL: <http://www.jstor.org/stable/41582245>